



间同样有缝隙，建设者必须“小口小口喂”，将水泥浆层层灌入。这些施工办法，恰恰经历了数十年的研发。

如果不是中国之大，多年来各种水电基础设施施工量之巨，且品种较多——起码有常规水电站、抽水蓄能电站、潮汐电站等，终究无法历练出如中国水电六局、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峡建设公司乌东德工程局这样的建设精兵。基建狂魔的功力，是经过多年修炼得来的。如今，当中国建设者涉足“一带一路”国家，将“中国制造、中国标准、中国技术”带到诸如柬埔寨桑河二级水电站、老挝南湃水电站等项目，甚至参与未来的世界第一大水电站——位于刚果（金）下刚果省的英加水电站三期建设。大国重器，必将惠及世界人民……

水能第一之国，筑时代之坝

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有关洪荒时代而来的治水的故事。《圣经》的《创世纪》中有诺亚方舟的故事，讲的是人类如何登上诺亚的方舟，躲过一场大洪水的灾难。古巴比伦《吉尔伽美什史诗》、古印度《百道梵书》中的摩奴和鱼的故事、古希腊神话中杜卡里翁的故事，无不与洪水有关。几乎每一个古老文明的神话传说体系里，都有有关洪水的记忆。

中国也不例外。大禹治水的故事，至今在华夏大地家喻户晓。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历时 13 年，终于完成治水伟业，由此形成以公而忘私、民族至上、民为邦本、科学创新等为内涵的大禹治水精神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和象征。

提及人类早期水利设施发展之路，今人至今受惠的，是中国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所建都江堰水利枢纽。分水鱼嘴、飞沙堰、宝瓶口，至今走在这一伟大工程之地，看到如此壮观场景，仍为之心灵震撼。要知道，正是这两千多年前无任何机械、电力动力设施的先秦时期，中国古代先贤殚精竭虑所筑之工程，才使得四川得以成为天府之国。1955 年，郭沫若到都江堰时曾题词：“李冰掘离堆，凿盐井，不仅嘉惠蜀人，实为中国二千数百年前卓越之工程技术专家。”

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人类经历工业文明，继而进入电力时代以后，中国也开始逐步发展水电站。1910 年开工的石龙坝水电站，只比世界第一座水电站晚建不到 20 年。在 20 世纪早期，在各方面落后于西方的中国，在水电站建设方面，差距算是小的。“宣统二年七月兴工，民国元年壬子四月开灯”，至今，在石龙坝水电站博物馆，还能看到这座残碑。



资料来源：环球网 制图：刘绮黎

石龙坝水电站开工之前，在如今的中国境内，台湾地区龟山水电站已经于 1905 年建成。只不过，在甲午战争战败后，《马关条约》已经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，龟山水电站也是日本人兴建的。

之所以国人要建石龙坝水电站，是因为滇越铁路的兴建。1908 年，在中法战争中获得滇越铁路修建权的法国人，妄图以为火车供电为由在此修建水电站，控制云南电力资源。这激起了当时云南政商人士的不满，他们满怀振兴民族工业、反抗列强侵略的家国情怀，决定集资创办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电灯公司。完全可以说，110 年前开工兴建的石龙坝水电站，就是一座时代之坝。去年 12 月，在全国发电企业组织的一场到石龙坝考察的活动中，国电荥阳煤电一体化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李美玥发现了一个细节——一个用大理石雕凿而成的配电盘。常年与配电盘打交道的李美玥说：“我平时接触的配电盘，有整齐的走线、光亮的不锈钢外壳，还有各种现代化开关、计量表等。真没想